



阿加莎·克里斯蒂
侦探推理系列

They Do it with Mirrors

借镜杀人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丁叶然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阿加莎·克里斯蒂

侦探推理系列

They Do it with Mirrors

借镜杀人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丁叶然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7 - 1312

Agatha Christie
THEY DO IT WITH MIRRORS

据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1 版译出
Copyright © 2001 Agatha Christie Limited, a Chorion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借镜杀人/(英)克里斯蒂 著;丁叶然 译. - 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

ISBN 978 - 7 - 02 - 006173 - 0

I. 借… II. ①克…②丁… III. 侦探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9779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责任印制:王景林

借 镜 杀 人

Jie Jing Sha Ren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丁叶然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40 千字 开本 850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7.25 插页 1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01 - 30000

ISBN 978 - 7 - 02 - 006173 - 0

定价 1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10亿册,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销售量亦逾10亿册。她一生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19部剧本,以及6部以玛丽·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

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最受欢迎的侦探形象波洛,和以女性直觉、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侦探推理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他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经过数次退稿后,最终于1920年由博得利·黑德出版公司出版。

之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1926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罗杰疑案》(又译作《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

作关系,并一直持续了 50 年,共出版 70 余部著作。《罗杰疑案》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以 Alibi 的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1952 年她最著名的剧本《捕鼠器》被搬上舞台,此后连续上演,时间之长久,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

1971 年,阿加莎·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1976 年,她以 85 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此后,又有她的许多著作出版,其中包括畅销小说《沉睡的谋杀案》(又译《神秘的别墅》、《死灰复燃》)。之后,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马普尔小姐探案》、《神秘的第三者》、《灯光依旧》相继出版。1998 年,她的剧本《黑咖啡》被查尔斯·奥斯本改编为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鉴于这种状况,我们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其一:收录相对完整,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品;其二:根据时代的发展,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愿我们的这些努力,能使这套“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 年 5 月

献给马修·普里查德

第一章

范·赖多克夫人从镜子跟前向后退了一小步，又叹了一口气。

“唉，只好这样了，”她低声说。“你觉得还可以吗，简？”

马普尔小姐以赞赏的眼光打量着服装设计大师莱范理的这件作品。

“我觉得这件外衣十分漂亮。”她说。

“这件衣服还可以。”范·赖多克夫人说完又叹了一口气。

“帮我把它脱下来，斯蒂芬妮。”她说。

斯蒂芬妮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仆，头发花白，有些干瘪的嘴显得挺小。她顺着范·赖多克夫人往上伸起的双臂小心地把衣服脱下来。

范·赖多克夫人身穿粉红色缎子长衬衣站在镜子前。她的紧身胸衣也穿得十分讲究。依旧匀称的双腿上罩着高级尼龙长袜。由于涂抹有化妆品和经常按摩的缘故，她气色很好，如果离得稍微远一些看，几乎和少女的脸一样。她的头发没变白，不像其他同龄人的头发那样呈现出水仙花的灰蓝色。而且，她的发型做得很得体。看着精心修饰过的范·赖多克夫人，人们根本不可能想

象出她本来的样子。任何花钱能做到的事都做过了——再加上其他措施：节食、按摩以及长期锻炼。

鲁思·范·赖多克很幽默地看着坐在一边的朋友。

“简，你觉得大多数人能猜到咱俩的年龄竟然一般大吗？”

马普尔小姐如实地说：

“他们肯定一时猜不出来。”她很肯定地说，“你知道，我觉得我可能看起来正好与我的年龄相符！”

马普尔小姐的头发已经白了，脸上布满了皱纹，白里透着浅红，一双浅蓝色的眼睛中透着单纯的神色。她看上去是个十分可爱的老太太。但是没有谁会把范·赖多克夫人称做“可爱的老太太”。

范·赖多克夫人说：“简，你看上去是与你的年龄相符。”突然她咧着嘴笑了一下说：“其实我也一样。只不过方式不一样罢了。‘太好了，那个老太婆是怎么保持体形的！’别人会这么说我。不过，他们仍然知道我是个老太婆。而且，我的上帝呀，我也感觉自己像是个老太婆！”

她一下子坐到那个缎面包裹的凳子上。

“没事儿了，斯蒂芬妮，”她说，“你可以走了。”

女仆收拾好衣服便出去了。

鲁思·范·赖多克夫人说：“老斯蒂芬妮人很不错。她跟我三十多年了。她是惟一知道我究竟看上去是什么样的人的人！简，我想和你聊聊。”

马普尔小姐微微向前倾了一些，脸上露出乐于倾听的神情。不过，在这间装饰华丽的宾馆套房的卧室里，马

普尔小姐显得有些不协调。她穿着一件略显寒酸的黑衣服，拿着一个大大的购物袋，看上去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妇人。

“简，我有些担心。担心卡里·路易丝。”

“卡里·路易丝？”马普尔小姐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它把马普尔的思绪带回了很久以前。

在佛罗伦萨的寄宿学校里。她自己当时还是一个面色红润白净的英国女孩，在大教堂附近的街区长大。另外有两个美国女孩，都姓马丁。她们说话的方式很奇特，性格开朗，充满活力，这使得马普尔觉得很兴奋。鲁思个儿挺高，很热心，十分幸福；卡里·路易丝个儿不高，但很俊秀，内心充满渴望。

“简，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

“哦！不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但也至少有二十五年了。当然，我们每年圣诞节仍互寄贺卡。”

友谊，真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她，年少的简·马普尔和两个美国女孩。她们几乎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一类人，但那种古老的友爱却延续了下来；偶尔写封信，圣诞节互致问候。奇怪的是马普尔与鲁思见面的次数更多一些，虽然她的家（或者说几处家）在美国。不，也许并不奇怪。同她那个阶层的美国人一样，鲁思是个四海为家的人，每隔一两年都来欧洲一趟，穿行于伦敦与巴黎之间，再去里维埃拉，然后再返回美国。她总愿意抽空与老朋友聚一聚。像这次的相见已有许多次了。在克拉里奇、萨瓦或伯克利、多尔切斯特，品一品美味佳肴，诉一诉

往日深情，再难分难舍地匆匆道别。鲁思从来没有时间访问圣玛丽米德村。事实上，马普尔小姐也从来没希望她来。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节奏。鲁思的生活是急板，而马普尔小姐却喜欢柔板的生活。

因此，马普尔多次见过从美国来的鲁思，而住在英格兰的卡里·路易丝她却二十多年没见了。怪也不怪，因为一旦老朋友都住在一个国家反而没必要刻意去安排相会的时间了。人们总觉得迟早会不期而遇的。但却各忙各的事，总也见不了面。简·马普尔和卡里·路易丝的生活之路没有交叉点，不能相见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鲁思，你为什么担心卡里·路易丝呢？”马普尔小姐问。

“从某种程度上讲，那就是我最担心的！但不知道为什么。”

“她没病吧？”

“她很纤细——一直都是。我不觉得她比以往状况更差——她和我们一样还是照旧。”

“那是心情不好？”

“哦，不是。”

不，不会是心情不好，马普尔小姐想。很难想象卡里·路易丝会不开心——不过她生活中肯定有不高兴的时刻。只不过不太容易被人察觉罢了。迷茫——对，怀疑——对，但极度悲伤——不对。

范·赖多克夫人的话说得很得当。

她说：“卡里·路易丝总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之外。她

不了解这个世界。也许这才是令我担心的。”

“她的状况，”马普尔小姐话开了个头又停了下来。她摇了摇头说，“不会。”

“不，是她自己，”鲁思·范·赖多克说，“卡里·路易丝一直是咱们当中有理想的人。当然，年轻时有理想在当时是一种时尚——我们那时都有，这对年轻女孩很正常。简，你要照看麻风病人，我要当个修女。但人总会忘记那些无聊的事。我想人们会认为婚姻会打破一切。大体上来讲，我的婚姻还不错。”

马普尔小姐认为鲁思说得挺谦虚，因为她其实结过三次婚，每次都嫁一个十分富有的人，而且每次离异都增加了她的银行存款却一点儿都无损她的性情。

“当然了，”范·赖多克夫人说，“我一直都很坚强，没有被事情压垮。我对生活的期望不是太高，当然对男人的期望也不太高——这一点我做得很好——我没有难以忍受的感情。汤米和我仍然是很要好的朋友，朱利叶斯也常问我有关市场的看法。”她的脸色沉了下来，“我觉得卡里·路易丝让我担心的地方是，她总有一种倾向，你知道，和一些狂热的怪人结婚的倾向。”

“怪人？”

“那些有理想的人呗。路易丝总是很容易被一些理想所蒙蔽。她总像人们所描述的那样天真，像只有十七岁，眼睛瞪得溜圆，全神贯注地聆听着老古尔布兰森谈论他有关全人类的宏伟计划。五十多岁的人，她和他结了婚，和那个有几个长大成人的孩子的老头结婚，就因为他

那些慈善家般的想法。她常常坐在那里像着了魔似的听他讲话,就像莎士比亚戏剧里的苔丝狄蒙娜和奥赛罗一样。好在没有像埃古那样的人把她的生活搅乱——不管怎么说,古尔布兰森不是有色人种。他是瑞典人或挪威人或是其他国家的人。”

马普尔小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古尔布兰森这个名字具有国际意义。一个具有极其敏锐的生意头脑和高度正直思想的人积聚了大量财富,以至于处理财富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慈善行为了。他的名字仍然意味深长。古尔布兰森信托公司、古尔布兰森研究基金会、古尔布兰森行政救济院,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供工人的后代上学的最有名的教育学院。

“她并不是为了钱才和他结婚,你知道,”鲁思说,“如果是我,我就会为钱而与他结婚。但是卡里·路易丝不会。我不知道如果他没在她三十二岁时去世会发生什么事。对一个寡妇来说,三十二岁是一个很好的年龄。她有经验,但她仍然可以适应。”

老姑娘马普尔听着鲁思的话,偶尔点点头,有时还想起她所认识的圣玛丽米德村的几个寡妇。

“当时卡里·路易丝和约翰尼·雷斯塔里克结婚时我特别高兴。当然他和她结婚是为了她的钱——或者说,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假使路易丝没钱,他肯定不会和她结婚。约翰是一个自私自利、寻欢作乐的懒鬼,但总比一个怪人强得多。约翰所要的一切不过是享乐的生活。他要卡里·路易丝去找最好的裁缝做衣服,去买划艇,买

汽车，一起与他开心。这种男人十分安全，只要你给他安逸与奢华他便会像猫一样对你百依百顺，绝对讨人喜欢。我从来不把他的装模作样与假正经当回事儿。但是卡里非常陶醉于此，认为那是一种上流艺术，真的让他回到那样的环境中去，结果那个可怕的南斯拉夫女人掌握了约翰。一下子从她身边抢走了他。他其实并不太想离开，如果卡里·路易丝再等一等，更理智些，也许他会回到她身边的。”

“那么她很在意吗？”马普尔小姐问。

“这正是有意思的地方。我认为她并不真的在意。这事正合她意——她很满意。她的确很开心，因为她巴不得和他离婚再赶紧和那个老东西结婚。她情愿和他成婚，给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更安稳的家。剩下可怜的约翰——他不得不和那个女人结婚，而那家伙和约翰过了半年糟糕的生活，后来一气之下开着车把他开到了悬崖上。他们说是一次事故，我却觉得是她发脾气干的！”

范·赖多克夫人停了一下，拿起一面镜子，仔细端详着自己的面孔。她找到一个眉毛夹用它拔出一根眉毛。

“接下来卡里·路易丝就和那个叫刘易斯·塞罗科尔德的人结婚了。又一个狂热分子！又一个充满理想的人！噢，我不是说他不爱她——他爱她——但他也中了一样的邪，要改善世上每个人的生活。说真的，你也知道，除了你自己没人能办到这件事。”

“我不知道。”马普尔小姐说。

“当然，这些事情里也有一种时尚，就像服装一样。

(我的天,你有没有见过克里斯蒂安·迪奥倡导的人们应该穿的那种裙子的样式?)我说到哪儿了?噢,对了,时尚。慈善这一行也讲究时尚。过去在古尔布兰森的时代教育很时兴,但如今早过时了。国家已经插手这事。谁都认为受教育是自己的权利——因而得到它时也不会多想什么了!青少年犯罪现在十分猖狂。瞧瞧这些年少的罪犯以及有可能成为罪犯的青少年。人人都为他们疯狂。你应该看看一双厚镜片后面刘易斯·塞罗科尔德的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他们热情而疯狂!他这个人有强大的意志力,是那种喜欢靠一只香蕉和一片面包生活的人,但会为了一种事业而倾其全力。卡里·路易丝像以往一样执迷不悟。可是我不喜欢这样,简。他们老开关于理事之类的会议,到处都在传播这种新思想。那是这些少年犯的培训机构的,还有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可是刘易斯和卡里·路易丝却住在那里,在那些孩子们中间,也许是不太正常的孩子。那儿满地是职业治疗专家、教师以及狂热的支持者,一半的人是疯子。他们全是狂热分子,而我可怜的小卡里·路易丝也在其中!”

她停了一下,无助地盯着马普尔小姐。

“但是,鲁思,你还没告诉我你究竟担心什么。”马普尔小姐用带着一丝困惑的语气问范·赖多克夫人。

“跟你说吧,我也不知道!这正是我担心的。我刚去过那儿——做了一次短暂的访问。自始至终我总觉得不对劲。就是那所房子里的气氛,我觉得我不会错的。我对气氛十分敏感,一直都这样。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是

如何极力劝说朱利叶斯抛售联合谷物公司的股票而随后公司就破产了的事？我不对吗？对，哪儿有些不太对劲。可是我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是什么不对劲——也许是那些可怕的小囚犯——或是那儿离家比较近。我说不上来是什么。刘易斯只为他的思想活着，别的什么也不管，而卡里·路易斯，上帝保佑，除了一个可爱的场面，或可爱的声音，可爱的思想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听得见或想得到。这件事很美好，但不切实际。肯定有一种罪恶——简，我希望你马上去那儿看个究竟。”

“我？”马普尔小姐叫道，“为什么是我？”

“我觉得你对这种事有敏锐的嗅觉，你过去一直都有。简，你一直是一个看上去很天真可爱的人。一直以来，你对什么事都处之泰然，你总相信最坏的结果。”

“但这种最坏的结果往往是正确的。”马普尔小姐低声说。

“你为什么对人性的看法总那么糟，我真想不出来——住在那个宁静而可爱的村庄里，一个古老而纯洁的世界。”

“鲁思，你没在乡下住过。一个纯洁而安宁的村庄里发生的事会让你大感意外。”

“噢，我认为。我的意思是说那些事不会让你吃惊，所以你会去石门庄园探个究竟，你会吧？”

“可是，亲爱的鲁思，这件事做起来太困难了。”

“不，不难。我全想过了。如果你不生我气的话，我告诉你我早为你做了一些铺垫。”

范·赖多克夫人停了一下，不安地看着马普尔小姐，点了一根烟，很紧张地解释道。

“我肯定你会承认这个国家在战后的日子很艰难，我是说对于像你这样靠微薄的死工资生活的人，简。”

“对，的确是这样。要不是我外甥雷蒙德的一片好心，不然我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范·赖多克夫人说：“别提你外甥，卡里·路易丝对他一无所知——或者即便她听说过他，也只知道他是一个作家，根本不知道是你外甥。我和卡里·路易丝所说的的问题是日子对亲爱的简来说太糟了。有时真是连吃的东西都不够，但又那么高傲不肯求助于老朋友。我说过，我们可以不谈钱，但是可以和老朋友一起在优雅的环境里好好呆上一阵子，享受营养美味，无忧无虑，”鲁思·范·赖多克夫人停了一下，又大胆地补充道，“现在，你说吧——要生我的气就生吧。”

马普尔小姐略带惊讶地睁开她那双浅蓝色的眼睛说：

“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呢，鲁思？这是一个非常聪明又可行的办法。我敢肯定卡里·路易斯会做出反应的。”

“她给你写了信。你回去就会收到。说老实话，简，你不觉得我太冒昧了吗？你不介意——”

她犹豫了一下，马普尔小姐接着巧妙地替她说了下去：

“不介意做个救济对象去一趟石门庄园——或多或少以欺骗的手段？我一点也不介意——如果有必要的

话。你认为有必要——我也赞同你的想法。”

范·赖多克夫人盯着她。

“为什么？你听到了什么？”

“我没听到什么。只是因为你的信念。你不是一个喜欢异想天开的女人，鲁思。”

“是的，不过我没有什么明确的判断依据。”

马普尔小姐若有所思地说：“我记得，一个星期天的早上，那是基督降临节的第二个星期天，我们在教堂里坐在格雷斯·兰布尔后边。心里莫名其妙地越来越担心她。没错，你知道，一定是哪儿不对劲儿，十分不对劲儿，但又说不上来为什么。那种感觉十分十分确定，特别让人心神不宁。”

“出什么事了吗？”

“哦，是的。她父亲，那个老海军上将，有一阵子一直是神经兮兮的，就在第二天他拿着一个敲煤锤去找她，大叫着说格雷斯是一个反基督者伪装成他女儿，差点儿杀了她。人们把他送进了疯人院，而格雷斯在医院呆了好几个月才恢复——但那是死里逃生。”

“你那天在教堂真的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吗？”

“我倒不觉得是预感。有事实做基础——预感总有一些事实为基础，但人们往往当时意识不到。她当时戴反了礼拜帽。真的很重要，因为格雷斯·兰布尔是一个十分细心的女人，从来都不马虎也不走神。能让她分心以至于注意不到自己的帽子戴错了的事简直太少了。你知道，她父亲朝她扔了一个大理石压纸器，把镜子砸得粉